

群体性孤独影响下青年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三重向度

李悦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511300)

[摘要] 智媒时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重构了当代青年的交往范式。其中,大学生网络交往所呈现的“群体性孤独”现象折射出虚拟与现实空间的生存悖论。为此,通过统计梳理与深度访谈30名青年大学生的方式,揭示群体性孤独影响下青年大学生网络行为症候,聚焦青年大学生在数字化生存中面临的情感悬浮、认知偏差与价值迷失等问题,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重向度的网络素养培育模型。研究创新性提出“价值启蒙—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维培育路径:学校教育强化批判性思维训练,家庭场域重塑数字化代际沟通,社会层面完善网络素养培育支持体系,为解决技术异化困境提供参照。

[关键词] 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群体性孤独;“学校—家庭—社会”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3-0040-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3.01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交往的“微粒化”时代,青年大学生呈现出“超连接”与“深孤独”并存的生存悖论。当前,因网络技术的全面渗透,18~24岁青年群体日均触网时长急速增长,间接导致现实社交频率下降。这种虚实交织的生存状态催生了新型“群体性孤独”症候群——“个体在虚拟社群中获得即时性情感补偿”,却在现实世界陷入更深层次的存在焦虑。这一现象暴露出当前网络素养培育体系与数字文明发展需求的严重脱节,其核心矛盾聚焦于三重结构性困境:

(一) 技术宰制下的认知发展困境

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设置和过滤机制,只向用户推荐与其观点相符的信息,从而导致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引发信息茧房现象,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固化和思辨能力弱化,同时,认知框架的碎片化重组削弱了主体价值判断能力。当短视频平台的“15秒认知模式”成为主要信息接收方式时,深度学习能力退化与批判性思维缺失形成恶性循环,使群体性孤独从技术现象演变为认知危机。

(二) 代际区隔中的情感支持断裂

家庭场域内“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的代际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当前部分青年表示与父母存在数字沟通障碍。此现象主要归咎于传统家庭教育在数字交往规则、网络伦理培育等方面的功能性缺位,迫使青年转向虚拟社群寻求情感慰藉,这种补偿性交往反而加剧了现实关系疏离。

(三) 制度滞后引发的行为失范风险

眼下部分网络空间治理仍停留在“堵漏式”监管层面,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缺乏正向引导机制。元宇宙社交平台中虚拟身份的多重人格建构、网络暴力事件中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暴露出网络素养培育的制度化支持严重不足。当技术异化突破个体心理防御机制时,大学生则容易出现现实社交恐惧症状。

认知窄化削弱价值理性,情感缺位导致意义危机,行为失范加剧主体异化,最终形成“数字沉迷—现实疏离—群体孤独”的闭环逻辑,上述困境的耦合效应正在引发连锁反应。鉴于此,为降减大学生出现过度虚拟社交、信息过载以及心理健康恶化等多重消极影响,亟待剖析群体性孤独影响下青

年大学生网络行为表征与生成逻辑,搭建系统化解决方案。

一、相关研究发展与问题提出

在现象学阐释层面,成倩(2023)通过“孤独社交”概念解构了青年群体的交往异化,指出社交媒体创造的“在场幻觉”导致情感转化力衰退,其技术批判视角为理解群体性孤独提供了现象学基础。此类研究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尚未建立与网络素养的学理紧密关联。

而在归因分析深化方向,孙依晨(2024)跨学科整合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理论,对网络社交时代人类“群体性孤独”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与内涵进行探讨;付泽熙(2024)则通过微信社交的实证研究,发现Z世代“快餐式社交”与“数字原生代”认知特质的相互作用。研究开始逐渐关注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但研究对象缺乏对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考察。

关于对策探索,袁宁波等(2025)则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网络素养影响因素模型,证实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与社会支持的协同效应;耿瑞利等(2024)创新性基于模因论引入设计教学策略,但尚未触及群体性孤独的调节作用。当前研究呈现从单一对策向系统化方案转型的趋势。

文献梳理呈现出当前多数研究停留于现象解释层面,理论视野局限,缺乏如生态系统理论等中层理论的整合框架。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主体的教育责任,缺乏对多方主体协同机制的生态化考量,同时,现有应对路径多侧重个体能力提升,忽视制度性保障,对策有效性存疑。

基于对既有研究得梳理,聚焦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1)群体性孤独在“个体—环境”交互作用下会让大学生产生哪些表征?(2)针对所呈现的表征与症候,“学校—家庭—社会”三重主体形成网络素养培育路径有哪些?

二、群体性孤独的概念解构与引发症候

(一) 群体性孤独的概念厘定: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

“群体性孤独”概念由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一书中系统阐释,其核心指向数字化生存中“物理在场—精神缺席”的悖论状态。相较于传统孤独的个体性特征,该概念强调群体互动场景中的集体性疏离——个体在虚拟社群获得即时性

收稿日期:2025-4-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困境与破圈:广东省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GXSZ202)研究成果;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武汉东湖学院)课题“基于情绪劳动的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稳定性及激励机制研究”(项目编号:WHDHSZZX202305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悦(1991—),女,广东茂名,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连接满足,却在现实空间陷入更深的身份焦虑与存在危机。结合讨论关键“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此次讨论的“群体性孤独”特指青年大学生在虚实交织的数字化生存中,因过度依赖技术中介的浅层连接,导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价值理性弱化、主体意识碎片化的系统性症候群。其本质是技术异化在人际交往领域的具象化投射,构成网络素养危机的深层诱因。

(二)群体性孤独的象征形态:基于数字足迹的统计观察

本研究一方面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G省某高校300名学生并对其网络行为进行统计调研(男生150人,其中大一50人,大二50人,大三50人;女生150人,其中大一50人,大二50人,大三50人)。网络行为规律梳理需长期习惯观察,因此,进行为期6个月的数字行为追踪(见表1),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另一方面,深度访谈30名青年大学生,通过开放性问题,捕捉到受访者的深层想法和行为反应,人均访谈时长约为30分钟,访谈编号按顺序分别为S01~S30。

表1 不同组别的性别分布与网络行为统计

群组	人数	性别		统计内容			
		男	女	每人每日使用社交媒体时长	存在深度互动	存在塑造差异化人设	存在睡前最后一一定要看一眼手机/存在醒后第一件事是要看一眼手机
2022级	10	5	5	6.2h	8	88	56
2023级	10	5	5	7h	9	105	81
2024级	10	5	5	7.2h	23	67	83
合计	30	15	15	6.8h	13.3%	86.6%	73.3%

1. 连接密度与情感质量的逆向发展

从表1数据可知,日均6.8小时的社交媒体使用中,深度互动(单次对话>5轮)仅占13.3%,而“点赞社交”“表情包社交”等浅层互动占比达67.5%。这种“高频率、低卷入”的交往模式印证了Turkle提出的“我分享,故我在”存在逻辑。

2. 虚拟身份的分裂性建构

另一方面,在数据统计时发现,86.6%的受访者承认在不同平台塑造差异化人设:微信朋友圈呈现“积极学习者”形象,微博小号宣泄负面情绪,游戏社群建构“大神”身份,这种身份拼贴导致现实自我认同的弥散化。

3. 时空秩序的液态化重构

社交媒体创造的“永久在线”状态消解了传统交往的时空边界。统计表显示,73.3%的调查对象存在“睡前最后一件事/醒后第一件事查看手机”的行为惯性,导致现实社交的仪式感与专注度持续衰减。

(三)群体性孤独视域下大学生网络素养的症候诊断

问题1:请问你每天刷手机主要是关注什么内容?同时,能识别网络谣言吗?

我没有特意关注什么内容,比如说抖音,给我推什么我就刷什么,也就是感兴趣的看一下,不感兴趣的就直接划过,有的时候感觉停不下来刷机,完全是机械性的动作。(S01~S20均有相似回答)

关于网络谣言我没有很关注别人怎么说和我没关系,一般都看得出哪些是捏造的。(S02、S07)

1. 认知窄化症候

信息茧房的认知锁定效应、批判性思维的代际衰减与元认知监控的失能构成大学生认知窄化的三重动力。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协同过滤与兴趣图谱建模,将用户信息接触范围收缩至舒适区边界,形成“认知回音壁”效应。批判性思维的

代际衰减则源于数字原住民特有的“超链接认知模式”,碎片化阅读习惯削弱逻辑推理的神经基础,最后元认知监控失能进一步加剧认知闭合。这三重机制形成“算法锁定—认知惰性—监控失效”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认知框架的刚性化与思维带宽的窄化。

问题2:请问你平时社交是面对面多还是网络媒体社交多?同时,网络媒体社交都是深度交流吗?

现在面对面交流少了,基本都喜欢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交流。(S01~S30均有类似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算深度交流,一般就是发几个字再加表情包,或者就是给别人点个赞作为礼貌性交流。(S05、S08)

2. 社交倦怠症候

现实社交机能退化、情感表达符号依赖与关系维护工具理性化共同塑造大学生社交倦怠的病理图谱。液态现代性理论揭示,社交媒体创造的“永久在线”状态解构了传统社交的时空连续性,助长视频通话频率高度反超面对面交流。另一方面,在网络交流过程中,过度依赖表情包等符号化表达导致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功能抑制,情感传递效率降低,导致多数交流停留于情绪表层。而“点赞社交”这种工具理性化倾向则体现在社交资本的量化评估中,社群成员的“点赞价值”与“转发效用”成为关系维护的核心指标,显示大学生采用“精准计算式社交策略”。因此,大学生群体当现实社交的情感投入产出比持续失衡时,个体启动心理防御机制,通过“数字断联”与“社交隐身”实现自我保护,形成“高连接密度—低情感质量—负向心理反馈”的倦怠生成模型。

问题3:请问你每天刷手机的过程中有情感上的波动吗?例如,看到一些热门的网络事件你会有所思吗?

刷视频就是感兴趣十几秒的事,情绪一下就过了,不会波动很久,反而是有时刷手机,孤单感越来越强。(S06)

对于网络的热门讨论事件,属于“围观不干预”,比较少有什么情感波动和思考。(S12、S14)

3. 情感悬浮症候

从访谈中发现,即时满足的情感成瘾、深度共情能力缺损与存在意义虚空体验构成情感悬浮的推动因素。短视频平台的15秒刺激周期重塑多巴胺分泌机制,导致大学生频繁出现“刷屏障碍”。而过度沉浸于快餐式情感刺激使岛叶皮层的共情反应阈值升高,产生了深度共情能力缺损。而源于元宇宙社交创造的“数字永生”幻象,导致存在意义虚空化的加重,所以,当个体在虚实交织的情感体验中丧失意义锚点时,催生出“瞬时亢奋—持续麻木—存在焦虑”的情感异化链条,最终催化成悬浮于现实情感土壤之上的失重状态。

问题4:请问你会在刷手机的时候进行知识或技能的学习吗?同时,你在网络上会遵循相关行为要求吗?

专门学习哪一门技能比较少,有时看视频会收藏一些技能帖子,但是一般都是收藏“积灰”,多多少少都是有点“收藏即掌握”的自我欺骗倾向。(S21、S22)

因为相对现实监管,网络行为没有很注意去遵守。(S14)

4. 价值虚无症候

知识获取的“收藏即掌握”错觉导致知识整合功能退化,实验表明“快餐式学习”使概念网络密度下降。其次,道德相对主义在算法推荐的“信息偶遇”中加速蔓延,导致有部分大学生认同“网络行为可脱离现实道德约束”。综上,意义生产快餐化与道德判断相对主义共同建构价值虚无的认知地基,所以,意义生产与道德判断相继崩塌时,个体陷入“当下狂欢—意义真空—价值悬浮”的存在困境,最终完成从现代性价值危机到后现代虚无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访谈中可知,以上症候的耦合效应形成“认知—交往—意义”的三重塌陷,传统单一主体的干预模式已难以应对技术异化的复杂动力学机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框架,通过价值启蒙重塑认知自主性(破解信息茧房的认知锁定)、实践养成重建交往真实性(扭转工具理性的社交异化)、制度保障重构意义稳定性(抵御虚无主义的价值侵蚀)。该模型将孤立的症候治理转化为系统生态修复,同时,重构了“技术—主体—环境”的协同秩序,为解决群体性孤独困境提供了理论锚点与实践进路。

三、搭建“学校—家庭—社会”三重向度的网络素养培育模型启示

(一)学校教育向度:价值启蒙的认知重构

在群体性孤独背景下,学校教育可通过价值启蒙的认知重构,致力于解决青年大学生的认知窄化症候和价值虚无症候。具体而言,学校通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缓解算法茧房,并以数字伦理教育重建价值理性,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养。一方面,学校可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重构,在通识教育中嵌入“算法认知与信息甄别”必修课,采用跨学科框架,结合认知神经科学与媒介传播学,使学生直观理解个性化推送带来的认知窄化机制。与此同时,学校可聚焦开发“数字生存情境剧”案例库,将网络暴力、隐私泄露等议题转化为沉浸式伦理困境模拟,借助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激发大学生价值判断的主体意识,助力形成了稳定的数字伦理认知框架。

(二)家庭教育向度:实践养成的代际调适

家庭教育向度在数字代际鸿沟加剧社交倦怠与情感悬浮症候的影响下,实践则聚焦于代际双向社会化机制的重构,通过数字反哺与情感联结的深度互嵌,重塑家庭场域作为抵御技术异化的缓冲空间。一方面,父母尝试向子女传递现实社交智慧,这种知识互哺有效消解代际认知断层。其次,可设置家庭数字议事厅制度,通过每周2小时的仪式化协商实践,在液态现代性中重构稳定的交往时空秩序,家庭成员围绕网络热点展开价值对话并制定数字守则,利用结构化协商修复破碎化的交往生态。这些实践共同构成“技术脱嵌—情感再嵌”的家庭治理范式,在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的碰撞中,开辟出抵抗社交倦怠与情感悬浮的第三条道路。

(三)社会支持向度:制度保障的治理创新

通过制度保障的治理创新,社会着力解决青年大学生的虚拟身份分裂和价值理性消解问题。社会层面可通过算法治理构建清朗空间,并以制度供给重塑数字文明秩序,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网络素养与心理健康。为此,首先可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平台身份管理系统,记录虚拟身份的行为

轨迹,并设置道德积分机制,有效减少了多重人格账号的创建,增强了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的责任意识;其次,在协同育人机制方面,社会可积极探索将社会机构提供的网络素养培训课程纳入高校学分体系,建立“线上学习—线下实践—社会认证”的贯通机制,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志愿活动获得学分,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实际操作能力。以上建议路径主要目标,是缓解青年大学生的虚拟身份分裂和价值理性消解问题,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个体的数字素养,也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近五年我国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政策呈现体系化、精准化转型特征。202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第七条22点明确提出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这些政策转向与本研究的三重向度模型形成多维呼应。尽管政策体系加速完善,但群体性孤独引发的大学生网络素养危机仍存在。后续将着力研究网络素养的两大转向:第一,从“解决范式”到“预防范式”转变,构建大学生网络素养危机早期预警系统,实现从问题治理到风险预防的转型;第二,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机共生思维”转变,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际交往的背景下,重构“人一技—环境”协同进化理论,并持续追踪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演化轨迹,为构建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型育人生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

- [1]成倩.聚而不群:社交媒体时代青年“孤独社交”的现象透视与形成逻辑[J].当代青年研究,2023(5):74-84.
- [2]孙依晨.网络社交时代的“群体性孤独”研究[J].科技传播,2024,16(20):78-81.
- [3]付泽熙.数智时代Z世代同伴社交群体性孤独现象探析——基于微信App的研究[J].黑龙江科学,2024,15(13):16-20.
- [4]袁宁波,李婷,石涌泉,等.数字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视角[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1):88-100.
- [5]耿瑞利,王雅晴,孙晓旭,等.基于模因论的大学生网络素养教学设计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5):497-502.

The Threefold Direction of Fostering Internet Literacy Among Young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one Together

LI Yue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paradig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The phenomenon of “Alone Together” observed i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interactions reflects an existential paradox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world space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0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ymptomatic behaviors of you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one Together, focusing on issues such as emotional detachment, cognitive biases, and value disorientation in their networked existence. Grounded i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 tripartite model involving “school—family—society” is constructed to cultivate network literacy. The research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cultivation framework: “value enlightenment—practical cultivation—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pecifically, schools should enhance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families must reshape 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needs to improve support systems for network literacy development.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et literacy development; Alone Together; “school—family—society”

(责任编辑:陈思婷)